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五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固邦本

卹民之患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

救凶

十有二聚萬民一日散利

散其所積

二曰薄征

輕租稅

三曰緩刑

凶年犯法者緩之恐致寢

四曰

弛役

息繇

五曰舍禁

舍山林川澤之禁

六曰去幾

閱市不護察

曰青禮

凡有禮節皆從裁省

八曰殺哀

凡行喪禮皆從除殺

九曰蕃樂

閒歲

樂器

十日多昏

不備禮而昏娶

十一曰索鬼神

木客祀而修之

十二曰

除盜賊

飢饉盜賊多廢刑以除之

遺人

遺積也掌

掌邦之

委積

少曰委多曰積

以待

施惠

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艱

厥

不熟

門閼

在國曰門在郊曰閼

之

委積以待羈旅

謂不得

縣都之委積以待賓客

委積以待羈旅

謂不得

縣都之

委積

以待

賓客

四方至者野鄙之

廩人

主藏米之官長

掌九穀之數

九穀謂黍稷稻粱

以待

國

之匪頒

匪頒謂委

賜

數邦用

上謂豐年下謂歉歲

以知足

量入為出知所

以詔

穀

用以治年之凶豐

治之者預

凡萬民之食

計數萬

食

食謂一

者人四鬴

六斗四升曰鬴

也人三

鬴

每人一

月之食

也

中

中等不豐不

也人二

鬴

每人一月

下

為下

也若

中

中等不豐不

也人二

鬴

每人一月

下

為下

也若

食不能人二鬴

若一月之食一人不

則令邦移民就

穀

移民之不足者以

詔王殺邦州

凶年則用

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

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

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

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

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又有以救

之此三代之良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

謂歲

民病則以節節

旌

巡國中及

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臣按疾疫之災多生于凶荒之歲凡遇荒年宜

預爲之防使之不至于飢餓而內傷勞苦而外

感積聚而芴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也爲大飢一穀不升謂之曠足

貌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

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

味臺榭不塗飾也弛廢也侯廷道廷內不除修也百官布

而不制雖布列高鬼神禱而不祀惟所禱此大侵之

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數語卽周禮膳夫所謂大



熟之所歛而糴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非不善也。然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歛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六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蒞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一。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足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糴糴。立倉用壽昌之名。

歛散行李懼之法庶乎其可也。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



臣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揆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之就量用其中本以為腳價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責人以用必加以殊禮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緩易

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檢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于蠲免某月須如于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弛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于此者尚如此而况貸于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

心。王者之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臣嘗因是而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蕩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荐飢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皆湮塞雖有河山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其民尤易爲流徙莫若設常平倉當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而留其完儲

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之備又特遣臣僚尋商旅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運常數有餘分辨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遇荒歉舟漕陸輦以往蓋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尤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

薄開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臣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也。  
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  
官之屬是也。

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賙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



臣按曾鞏此議但飢民一戶貸之米十石，一旦  
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  
償其半，無力者貸與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糶  
鄉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  
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  
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  
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  
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  
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

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廩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益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

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頒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不及期以致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叙用。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古賞格以勸

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一類同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劫文抵用八字曰劫木者斬閉糴者配

臣 顧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飢窘必

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

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

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必先

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

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

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

必爲之計筭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強也

臣請以在倉之米尖入平出之餘遞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備豫之數歲抄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臬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平四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畝三斗婚者上戶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歛民以爲

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挨陳以支荒  
歲則別行闕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餘其或  
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  
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可  
分民爲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  
盡予之又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  
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  
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  
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  
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

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通市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爲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

外而邦國

都鄙

內而都鄙

使之各

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疇。

謂經界其田野

造縣鄙

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

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

以通水爲限

樹以直木爲固

之

臣按六鄉六遂卽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

正坊正宋之保長者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爲一里



十戶爲甲，每甲有長，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事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鬪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其在京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聽宣諭而我。

聖祖又製爲教民榜文，昭示天下，古人識治體者。

漢周以此  
爲孝廉

所以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之士。夫皆樂爲之。如張敞。朱搏。鮑宣。仇香之徒。方其微時。亦嘗爲其鄉之亭長。畜夫不以爲澆也。

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臣按此郡置守之始。古者土分爲三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有六。

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爲盛。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

臣按此詔可見宣帝信賞必罰之政。然史又謂或對帝言成僞增戶口以蒙顯賞，是後吏多爲虛名，由是觀之，則帝之所以綜核名實者未必皆實也。

又詔曰潁川太守

宣布詔令

百姓鄉同化孝子

第第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  
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  
與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閔內侯黃金百  
斤後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又詔曰大司農邑

朱

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

無

疆外

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臣

按宣帝之於良吏不獨生而褒升之及其沒

也猶賜金以奉其祀焉則夫當世之爲守宰

者安得不感發而思奮哉。

先是哀平間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于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宜益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務朕意焉。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則民服。教。

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  
能徇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  
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  
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害之小  
者不足悉數也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于唐虞後世任人惟西  
漢爲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

之制



唐制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下縣七等之差宋朝定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爲望縣三千戶以上爲緊縣二千戶以上爲上縣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

臣愚請分府爲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

上縣以編民百里爲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析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爲縣或益之以近民

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泄者有繁簡以  
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  
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浙之  
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矣景泰初元  
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而分建劔廣寇作而  
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于全  
盛之日哉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

唐改太守爲刺史朕

嘗䟽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  
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

玄宗引見京畿縣令成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

玄宗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陽洪張甚盛自爲詩親善贈之

唐玄宗制選京官有聲望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有聲望者均永爲定式

又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縣令者郎官闕擇嘗任縣令者

時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  
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  
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卽萬里也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  
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嘗痛心疾  
首以上  
寺令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  
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  
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

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

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

漕卽轉運使曰憲卽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

佐

臣按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

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有員闕隨才選任又于

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卽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泉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懽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

以上  
監司

分民之牧

舜典肇

始也

十有二州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

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卽位以冀青地  
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  
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  
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

厚德有德允也德之人

信也

元仁厚而難

拒絕也

任人

包藏凶惡之人

蠻夷率服

禹貢禹敷

分土

分別土地以爲九州

隨山刊木奠

定

高山大川

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

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

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古書釋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爲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爲九州。至舜乃肇爲十二州。蓋

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爲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于九圍。可見矣。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摠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攷方皆不同疑殷制

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乎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甫侯也及申申伯也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

幹也

四國于蕃

蔽也

四方于宣

臣按人君建國以爲國之植幹實欲資之以爲京師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則列爵分土以爲國家蕃翰自秦罷侯置守所以爲國蕃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隱公五年

臣按陝古弘農地蓋在今河南陝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

河南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  
正北曰并州

劉彛曰必周知共利害貫而通之一天下之財用  
養天下之人民講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  
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荆豫  
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周制  
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  
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  
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陳澹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卽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涼曰益凡十三

部曰豫州

部領川汝南沛北

曰冀州

部魏鉅鹿常山

部魏鉅鹿常山

部魏鉅鹿常山

部魏鉅鹿常山

部魏鉅鹿常山

平真定中山信

曰兗州

部陳留山陽濟陰

部陳留山陽濟陰

部陳留山陽濟陰

部陳留山陽濟陰

部陳留山陽濟陰

部陳留山陽濟陰

曰徐州

部邳東海臨淮

部邳東海臨淮

部邳東海臨淮

部邳東海臨淮

部邳東海臨淮

部邳東海臨淮

部邳東海臨淮

部邳東海臨淮

曰揚州

部廬江九江會稽

部廬江九江會稽

部廬江九江會稽

部廬江九江會稽

部廬江九江會稽

部廬江九江會稽

部廬江九江會稽

部廬江九江會稽

曰益州

部漢武都犍

部漢武都犍

部漢武都犍

部漢武都犍

部漢武都犍

部漢武都犍

部漢武都犍

部漢武都犍

曰涼州

部隴西金城大

部隴西金城大

部隴西金城大

部隴西金城大

部隴西金城大

部隴西金城大

部隴西金城大

部隴西金城大

曰幽州

部渤海

部渤海

部渤海

部渤海

部渤海

部渤海

部渤海

部渤海

曰交州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部南海鬱林蒼梧

郡四

臣按自漢以來分部牧民之始漢十三部部各

有郡國郡天子親理命守治之國分封諸侯王  
置相以爲之治也漢分天下爲十三部而在關  
中者則屬司隸校尉部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  
內河南河東凡七郡在征和以前司隸所統亦  
有刺史察之後乃除焉

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隸  
府部亦此意也

唐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

分爲十道曰關內

古雍州之地漢京兆馮翊扶風北地安定上郡及弘農隴西五原西

河雲中

曰河南

古豫兗青徐之域漢河南弘農潁川汝南陳留沛泰山濟陰濟南東萊齊

國山陽東海瑯琊北海千乘東郡及梁楚魯國曰河  
東平城湯淮陽菑川高密泗水平原渤海之境曰河  
東古冀州之域漢河東太原上黨西河鴈曰河北古  
冀二州之域漢河內魏渤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涿  
漁陽右北平遼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廣陽等郡國  
又參有東郡河東曰山南古荆梁二州之域漢南郡  
上黨鉅鹿之地曰山南武陵巴郡漢中南陽及江  
夏等郡曰隴右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墩煌等郡曰  
之地曰隴右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墩煌等郡曰  
淮南古揚州之域漢九江廬江江夏等郡曰江南古  
川南楚漢丹陽會稽豫章廬江零陵桂陽曰劔南古  
等郡長沙國及牂牁江夏南郡福建汀漳曰劔南古  
州之域漢蜀都廣漢犍曰嶺南古揚州之南境漢南  
爲越諸將柯巴郡之地曰嶺南古揚州之南境漢南  
耳交趾合浦九  
真日南等郡

臣按此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

析爲二十三路曰京東京西東路今山東之濟南登萊四府南直隸之

州西路今河南之歸德睢二州及太

康縣山東之兗州府南直隸之徐州曰京西南北路

今湖廣之襄陽府南直隸之二州河南之南陽府北路

今河南之河南府南直隸之二州河南之南陽府北路

北直隸之滑州城二州曰河北東西東路今北直

間二府冀霸二州及威安清河保定容城雄五縣山

東之東昌府武定德濱三州西路今北直隸之真定

順德廣平保定四府及滹縣曰河東今山西之太原

河南之彰德懷慶衛輝三府曰陝西二路永興軍路今

汾遼沁五州陝西之葭州曰陝西二路陝西之西安

延安慶陽三府河南之陝州山西之蒲解二州及平

陸縣湖廣之上津縣秦鳳路今陝西之鳳翔臨洮鞏

昌平京四府曰兩浙二路西路今南直隸鎮江常蘇

河岷洮三州曰兩浙二路松江四府浙江之杭嚴嘉

八編頁卷

卷之三十五戶部



興湖四府東路今浙江之紹興曰淮南東西直隸之揚

准安二府臨宿泗三州及五河亳二縣河南之永城

鹿邑二縣西路今南直隸之鳳陽廬安慶三府河南

之光州湖曰江南東西東路今應天府及直隸之大

廣之黃州曰江西南東西池徽寧國五府廣德州江

西之饒廣信撫建昌四府西路今江西之南昌瑞袁

吉安臨江九江南康贛南安九府湖廣之興國州

曰荆湖南北北路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岳常德安

長沙衡永寶慶四府曰成都等四路成都府路今四

郴州廣西之全州曰成都等四路成都府路今四

嘉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撫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敘

順慶二府潼川瀘合三州及資金堂榮三縣利州路

今四川之保寧府蓬州及龍州宣撫司陝西之漢中

府階州及西和成文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

夔二府及播州宣慰司湖廣曰福建今福建之福泉

之施州衛貴州之思州府曰福建今福建之福泉

邵武汀曰廣南東西東路今廣東之廣肇慶韶南瓊

入府曰廣南東西東路今廣東之廣肇慶韶南瓊

惠潮六府廣西之富川賀縣西

路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柳慶遠潯梧  
南寧太平八府廣東高雷廉瓊四府  
及北直隸之永平府易隘惠安三  
府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時屬遼金

日燕山府

今順天府

### 詢民之瘼

擇人

主擇序主意  
以語天下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

之邦國而語

諭說也

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

猶向也  
使民心

曉而正  
向王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慤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  
不大爲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不使卿爲之  
止使大夫爲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

以制於方伯故也。

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往巡其地，蓋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

按御史之設於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始於

秦而漢因之。蓋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三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卽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

臣按末章所謂縣鄉卽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

有司之弊當是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徇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五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巡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士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今制旣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臣巡撫卽漢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巡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巡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蓋漢人本經術以爲治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所下多以教化仁政爲言略

不及於法令征賦。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  
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強宗豪右  
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  
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勿詔平利侵漁百姓聚斂爲  
姦二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  
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  
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行監六條二千石  
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郡最大共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其刺史以六條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卽舉問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蓋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無同暴虐之心今或罹刑罰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



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鰥寡  
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問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  
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  
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  
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  
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  
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庶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  
克任問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公惟蒸庶之

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巡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二詔皆因災異遣使巡行天下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始元年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祿和二年遣光祿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制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

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爲刺史。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宋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黑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顯以考察守長爲事而不及於民然去貪污之吏卽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

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三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內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淨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

目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  
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  
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閔稼  
以奠稅度產以衰與差同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  
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  
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積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  
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蔡襄言請令至之郡其孝行著聞  
及年八十九以上馬疾依漢故事量予  
布帛卽貧無所養百男六歲傭於人償其餘

值而追還之。若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寃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育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顯褒其尤者，貪墨卽令責訊。材不任職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不糾，隨而坐之。卽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巡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言非但宋時可行。

慶曆中歐陽修言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  
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  
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源速效如欲用功少爲利  
博及民速於事功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  
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修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  
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  
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  
以授之使至州縣備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  
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

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於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修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修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之類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

血食曰鮮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禹貢六府孔

大也

修庶土交正底

政也

慎財賦咸則

品節之也

三壤成賦中邦

中罔也

蔡沈曰六府孔修者謂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

也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

名物交相正焉。以任上事。底慎財賦。謂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八成。則三壤謂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

按有夏盛時。其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世征歛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心。復無成則之法。荒民財。所以恒不足。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口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文既經  
江河妙用  
全在此

今日制國用亦宜做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其處合用錢穀若干某事合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爲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於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

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  
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  
執政大臣通行計筭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  
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蓄具其總數  
以達

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備之何所  
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某事可以暫  
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爲之備  
而亦俾

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贏縮蓄積之有無

云。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

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而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  
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  
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  
蓄矣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  
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謹  
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  
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  
議卓然可行願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  
而疏以爲

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

朝疆宇比宋爲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饗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亦無幾焉

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十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校之宋雖畧相當而

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旣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



國家儲積數倍於宋焉、請自今為始、乞命有  
心計臣條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  
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  
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  
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  
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

上上第一等錯雜也  
謂雜出第二等也

兗州

厥賦貞

貞正也賦以  
最清者為正

厥貢漆絲

交地宜  
漆宜桑

厥篚

竹器盛  
幣帛者

織文錦綺之屬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繇細海物惟

錯非一稱也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

封夏翟為五色羽孤桐以為琴浮磬石露水濱可為磬者蠙珠珠

服暨及魚用祭厥篚玄織玄亦黑色揚州厥賦下

上上錯第七等厥貢惟金三品全銀璠璣玉篠簜

及管者竹可為矣齒革可以成羽毛可以為惟木可以備島

夷卉服今木厥篚織貝貝如者厥包也橘柚小曰橘

錫貢錫命荊州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三木柝柝石丹砂惟筒籥

柝木名可為矢包匭匣菁茅俱茅者厥篚玄纁絳色璣珠

也

圓綬

者組類豫州厥賦錯上中

第二等雜出第一等

厥貢漆泉絺紵

厥篚織纈

細綿

梁州厥賦下中

三錯

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

厥貢

璆

玉

鐵

柔鐵

銀

白銀

鏤

剛鐵

砮

砮石

磬

石磬

能罷狐狸織皮

及毛

毛可

藏爲蜀者

雍州厥賦中下

第六等

厥貢球琳

美玉

琅玕

石之

似珠者

臣

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

賦曰貢而已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是水土

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

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

以獻於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

有以爲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爲準焉。凡外此而別爲名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經常之制也。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

議甸之地

百里賦納總

禾木全

二百里納經

沐

菜

三百里納秸

半菜去皮

服

總結上皆布

四百里粟

被

五

百里米

蔡沈曰：內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籩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

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上貢卽和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地則併其本藁取焉蓋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非以爲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非

若後世槩取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

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古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曰租一曰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

糸美多 卷二  
所出歲輸絹或綾絕共二丈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  
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

臣按曰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  
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  
絕及綿輪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動作  
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  
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  
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爲貢賦也考之禹貢揚  
州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  
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



嬪婦惟治蠶桑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  
元之世乎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  
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  
身則有庸法制均一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曆中  
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爲兩稅額惟以資產  
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八編卷之九  
臣按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恆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利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

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畝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過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在分室。

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備情事已卽休所謂稍  
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稍無有也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  
纔百餘戶閬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亦  
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  
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  
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  
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  
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

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卽所收以補所除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

賦以上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用。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

犧牲包茅之屬

二曰

貢

絲麻之屬

三曰器貢

錢錫石

四曰幣貢

玉馬皮

五曰

貢

稻、栢、篠、蕩之屬

六曰貨貢

金、玉、龜、貝之屬

七曰服貢

織、紵之屬

八曰旂

貢

羽毛可以爲旌旄者

九曰物貢

雜物

臣按大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後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支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

長唐羗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薦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熟或

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

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

時乃上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範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克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賊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



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爲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爲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各厥土所賦或嫌其

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

憲宗禁無名貢獻詞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券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旣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慮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外冊焉

五代周太祖命王徽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百姓又曰積

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彊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珠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備條其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陳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惟我

太祖於國初卽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鱗之屬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過有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

以上貢獻

○經制之義

周禮大宰以九賦

上取於下曰賦

欽

粟也

財賄也 一曰邦中

之賦

在城郭者

二曰四郊之賦

去國百里

三曰邦甸之賦

去國二百里

望

四曰家削之賦

去國三百里大夫家也

五曰邦縣之賦

去國四百里

聖

六曰邦都之賦

去國五百里

七曰關市之賦

關社貨入市征

在所

八曰山澤之賦

虞衡所掌

九曰幣餘之賦

職幣所掌餘則

臣按古者賦於民有穀粟之賦有兵車之賦而

又以九賦歛財賄者穀粟兵車之賦其常也此

九者不在常賦之數焉自一至六平地之賦

七至九興作之賦蓋古者賦取於民皆十分而

取一凡上供與受采者各就所得一分之中

而爲十自用其八而以其二賦於國與夫關市

之所收虞衡之所獲及官府用度之所贏餘

諸所有貨賄幣帛皆以歸之大宰而昇以歛

之權過國家有事當用財賄則以給焉

以九式

用財節度

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

其禮有大小其禮有豐殺

二曰賓客之式

諸侯之君爲賓其節爲客

三曰喪荒之式

喪禮期喪荒年

散利之爲

四曰羞服之式

飲食衣服

五曰工事之式

百工之事

六曰

幣帛之式

所以贈勞者

七曰芻秣之式

養牛馬者

八曰匪頒之

式

匪分也頒賜也

九曰好用之式

燕好所用

楊時曰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人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王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爲出此之謂

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

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

世指王安石

以謂

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大府

治藏之長

掌九貢九賦九功

即九職

之貳

貢賦皆大府所掌此其

以受其貨賄之人

金玉日貨布帛日賄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

內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外府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

者受財用焉

凡合用財物皆受之大府

凡頒財

如下文所云

以式法

之法謂治財之法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膳即那

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即秣

家削之

賦以待匪頒那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以九貢之財。凡

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九賦之財。凡式貢九之餘

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其焉。賦謂當人之

數。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謂所收。出謂所用。數也。

呂祖謙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

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王府。王歲令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善貨賄之

藏。凡王之獻。於貢者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

主藏在內者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

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

良貨賄入焉

外府

主藏在外者

掌邦布之入出

布泉也

以共百物而待

之用凡有法者

無法不用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觀曰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

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

皆入於太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鈎考而廢置

賞之政行焉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倖之手省闈

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此所不及則傷財害



者入則

卽祭祀以下入者

以之貳

副也

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

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

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

書

紀載爲書

契合驗版

具人民之數

圖畫土地之形

者之貳

副也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

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

廢置

劉彛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入法入

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謂

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  
疾惟利是積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太  
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爲亞於家宰而才於列卿者  
以司計會是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  
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

司書

會計簿書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

九賦九貢

九事

卽九式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八出百物

而歲或出而用

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臣

按司會掌鈎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

參互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參其虛實昭然矣

以然者蓋以國家之大用度之夥其出入之數必爲籍以紀之設官以稽之所以防有司之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

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

入辨也

其財用之物而

執其總

總要簿書

以貳

副也

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

國之賦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

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

職幣掌式法以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

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

知其色類善惡

而奠

定也

其錄

籍也

以

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

上有小可用反賜予

歲終則會

其出

臣按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而職幣又以振掌事者之餘財也夫財之入而藏也既有官以主其數及其出而用也亦有官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謂之振者興起之謂也蓋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興之以爲他用則財無沈滯者焉

廩人

主藏米之官

掌九穀之數

九穀黍稷稻粱秣苽麻麥豆也

以待國

匪

分頒賜也

賜

賜給

稍食

稌

以歲之上下

上下謂豐歉也

數邦用以知足否

足與不足

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

萬民之食

以民數計度所食之數

食者人四鬴上也

六斗四升日鬴每

一月食穀四鬴則年之上也

人三鬴中也

年之中

人二鬴下也

年之下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

移民之不足以

詔王殺

省邦用

凶年邦用宜從或省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

治其糧與其食

行道曰糧止居曰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法用

止穀也止餘法用者謂法式所當用有不足則殺之符有餘財而後用之

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臣

按成周之時設為倉廩之官廩人掌九穀之

數倉人辨九穀之物所謂穀者凡有九焉。入則掌其數出則辨其物數之入也。不一物之出也。不同後世所謂穀者不過三四品而已。江南止於一稻。江以北有粟有麥有豆三者。然豆麥止於京儲。外郡亦少焉。夫古之所儲非止一穀。蓋古人因其土宜雜種百穀以備旱潦。穀有各種。隨其所成熟而取。舍多寡焉。非若後世各以一穀爲賦。他穀雖狼戾不取也。是以取之於民者專而聚之於官者恒不足。愚以爲今日之取於民者。除江南歲運實京倉者外。凡北方之賦。



無問粟麥黍豆之類隨年所有皆用爲糧一以  
時價爲準原額輸粟者估以時直如粟直六百  
文豆直三百則以二石准一石焉他皆放此每  
年支散先其易腐者亦准粟價而給之以或冬  
或寡諸穀之中惟粟爲耐久地害穀之可踰十  
年隋人於洛口穿窖三千三百宜別設倉儲之  
以待雜穀盡絕然後發之若其廩人之職擇武  
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蓋久其任武臣不計  
資考故也

詩曰

小雅甫田

俶載

明貌

彼甫

大田

歲取十千

萬畝之入也

我取

其陳

舊粟也

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豐年也

朱熹曰詩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有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

時上小見錢穀簿其述

欠也

未畢各具別之遼郡諸

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臣按母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備，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應邵註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爲異政，用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廼田賦之常數。

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誠循漢制以財用之司分爲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秋糧夏稅及折糧銀鈔絹帛之屬以待軍國之用。歲終計其用度之餘別爲貯處以備水旱兵火不測之需。內府則貯凡天下坑冶贓罰門攤之屬以待宮室衣車賜予燕好之費。歲終則計其有餘者別儲以備他年之不足。及外府或有不給則以濟之。夫外府有不足則可取之於內。

外者不入  
內者不出  
此謂計臣

二生酒體

內府則常爲撙節使不至於不足雖有不足亦不可取之於外何則軍國之需決不可無奉養之具可以有可以無故也

漢高祖時張蒼爲計相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爲計相恩榮與參樞同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詔曰

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獨河北  
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卽  
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徂伐巡遊不息百姓怨  
叛以至於亾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  
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隋承周  
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抑  
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  
復百姓其於賦稅甚闕畧也然帝卽位之初卽  
建新都平江左營結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

賞賜有功並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  
未嘗吝於用財也史求其所以致殷富而不可  
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  
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饗不過一肉有  
司常以布袋貯乾薑薤袋進香以爲費用大加  
謹省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非迂闊之談也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  
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  
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年定天下之戶二曰度

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  
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  
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倉廩之事以  
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糶價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歛之爲可以得財而不  
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  
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地力有所遺輕歛則人樂  
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

荒桑柘日繁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



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爲度支監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歲終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言天子不私求財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其具獻及罷宜索從之及元

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  
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  
不敢言。

臣按德宗宣索於諸道而敕其勿使宰相知。亦  
泌知德宗非禮。誅求而惆悵不敢言。胥失之。然  
德宗之失。是猶知所畏。而泌之失。則是爲人  
臣而不忠也。泌盡因其不欲人知。一點明處。而  
盡言之。安知德宗之不見聽歟。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  
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五

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  
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  
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  
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  
時調發不在此數

蘇轍曰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爲成書丁  
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  
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參酌  
同異因時制宜

臣按自此以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

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椿庫，常欲積緡帛二百萬易朔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科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神宗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國，

狃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市。孫志之。敢忘厥志。

臣按宋朝三帝積財於內庫。皆非以爲己私。尚鑒於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爲己物。輕取用妄用。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百餘萬。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圖計。錄天下二十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入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

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臣按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甌

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揀諸司職掌天下歲

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

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石蘇州府二

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

石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石此一藩三府之

其民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  
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  
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淮  
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  
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  
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  
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  
明主念蘇松常嘉湖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

公明人此  
何私于  
其言信矣  
可味矣以

惟科寬而  
謀入不之  
者其子考  
考一考

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  
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盡。  
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國。亦。  
咸。寧。矣。

八編類纂